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四日 第七〇號 （今日一張 售價二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〇三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四四號

發行人 匡開莫 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江西路（四川路十一號）電話一五三一七一 呉路六〇號 電話三六九一五 茂名南路八號 電話七一七五〇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

今日四場 杜美 歌舞音樂巨片 霓裳新舞
揚棄舊典型 獨創新舞蹈 燈片中文說明
姣豔欲滴「美人」，一鳴驚人「列」歌后王成舞，快樂不羨仙。
二四六九時 時時 4530時
——昨日客滿——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專爲本市讀者創設
室內門市部
圖書雜誌，由買自閱，另售八折優待
地址：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世界書局斜對弄（美德紙品廠內進）

英市議會選舉結果 工黨政府不受影響

〔合衆社倫敦三日電〕英市議會選舉中保守黨雖大獲全勝，三日艾德禮首相仍召集閣議討論加强英國之社會化問題。政府某高級官員稱不問在一九五〇年前是否將舉行大選，政府目前必推行煤氣與鋼鐵以及其他工業之國營化，上院之否決權能使之遲延一年耳。僉信英內閣不致重視市議會選舉之失敗，蓋其不致直接影響國會或政府也。同時保守黨中央黨部之發言人稱保守黨未必正式要求解散下院而舉行特別大選，然邱吉爾等議員顯然將在議會中提出上項要求也。目前英格蘭與威爾斯之三百九十二市議會中工黨僅能控制其九十五，選舉前控制一百二十六市。保守黨之勝利在工業區最為顯著。保守黨與其他反社會化各政黨一共已重獲一九四五與一九四六年市議會選舉中所失一千五百四十四席中之百分之四十二。如下屆大選中仍能維持是項比例則保守黨即能在國會中收回一九四五年失去之一百七十席中之七十一席，然如此則多數將仍屬工黨。觀察家認為市議會中保守黨之勝利乃表示人民對政府之削減糧食配給，增加住屋旅行等等限制，以及運輸，煤氣等國營化措置之不滿。時代報社評稱：「選舉之結果，乃表示人民對政府政策之不滿」。某政府官員稱：一九五〇年時工黨必可重得人民之愛戴，蓋彼時可見英國已走上復興之路矣。

印度分治之計已售 印回衝突益趨嚴重
尼赫魯提議在喀舉行公民投票

〔路透社新德里二日電〕印度自治領總理尼赫魯向全國廣播喀什米爾之局勢，聲言俟和平與秩序恢復後，印度準備在國際機構，若聯合國機構等之監督下，在喀什米爾舉行公民投票，尼赫魯繼乃詳細解釋引起喀什米爾現狀之種種事態，並日「吾人有權質問巴基斯坦政府，何以武裝精良之侵入者得自西北邊省或西班暫布侵入喀什米爾，進入喀什米爾之道路極少，且多橋梁，當不難加以阻止，印度政府一俟侵入危險已成過去，即無意一用在喀什米爾使用軍隊。尼赫魯繼日，最近之報告，顯示侵入者距史里那加已僅三十二公里，正由印度軍加以阻止，並悉喀什米爾印度教徒叢居之珍漢區，已有九十五座村莊為侵入者所毀，侵入者大多持有最新式武器，甚至有使用噴火器者，吾人且已發見有坦克車一輛。」

〔路透社喀喇蚩二日電〕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惡化聲中，巴基斯坦總督眞納突於今日頒令，准許組織國家衛隊以補充巴基斯坦之正規軍，國衛隊之隊員，以志願服役為原則，受巴基斯坦陸軍總司令之節制，此一命令即時生效，並適用於一切巴基斯坦之領土。

〔合衆社洛瓦爾品第三日電〕巴基斯坦官員三日斥責印度皇家飛機一架在巴基斯坦境內投擲炸彈一枚，據稱：另有來自喀什米爾之印度飛機數架亦投擲炸彈三枚，其用意顯在炸燬巴基斯坦通往克什米爾之高赫拉大橋。又據半官方之情報稱：喀什米爾叛亂軍隊之實力約在二千至八千人之間，由回教地區之藩族及當地回教徒所組成者，又訊，印度航軍曾於一日向叛變地區掃射三小時，企圖切斷彼等之交通綫。

要求撤退荷軍
傳荷印談判即將重開
印尼各界致書安理會

〔塔斯社紐約一日電〕聯合國秘書處，頃向報界發表安全理事會所接到的印度尼西亞政府來信的全文。原信稱：惟有荷軍從他們自七月二十一日以來所佔領的地區全部撤退，才能保證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和平解決，并稱：共和國軍隊將繼續進行抵抗，因為荷軍違背了安全理事會的停戰命令。印度尼西亞政府宣稱：荷蘭軍事與民政當局，已不能維持佔領區以內的秩序。

〔塔斯社巴達維亞一日電〕「安達拉」通訊社訊：印度尼西亞職工會中央領導機關於十月二十九日致函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提出印度尼西亞人士的要求：制止荷蘭的侵略，確立印度尼西亞羣島的和平與安全，造成實行民主的條件，並使荷軍撤退到去年十月以前原來的界綫。

〔塔斯社巴達維亞一日電〕印度尼西亞青年領袖薩爾伏諾，在日惹電台廣播稱：「荷蘭人繼續侵略印度尼西亞人民。荷軍繼續在各個地區進行戰爭，結果，我們人民成千死傷。帝國主義者蓄意要以一切手段摧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是眞理是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將不惜用一切力量，來保衛我國的自由。」

〔塔斯社巴達維亞一日電〕印度尼西亞報紙猛烈抨擊由親荷份子出席召開的萬隆會議，這個會議決定：西部爪哇應退出印尼共和國，并宣佈「自治區」。

〔路透社巴達維亞二日電〕齋蘭通訊社消息稱：聯合國三人委員會主持下之談判，印尼共和國與荷蘭之代表將在泊於巴城西北近千島羣島海面之美艦上舉行，聯合國三人委員會日內將二度飛往日惹晤印尼共和國當局，在該地有兩三日之勾留。

美報紛紛評論 民盟被取締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三日電〕國民政府取締民盟，美各報均有評論。「華盛頓郵報」於十月三十日社論中評稱：「在取締了民主同盟以後，正代表民意政府成立的可能性，又被打擊了一次。對於這次行動，政府的藉口是把民盟稱做共黨陣綫機構。政府早就講過了這些。當民盟激烈反對中央政府的時候，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冠以共黨名目。民盟的反對共黨，幾與它反對國民黨政府同樣的激烈。在許多次數，民主同盟擁有許多智識份子的支持。因為它的折衷方案不爲國共所接受，所以它無能爲力。但是民盟已被認爲是中國的可能救星。（也許希望如此）它是最龐大最重要的『忠實反對黨』。也許擄，對於民盟以及逮捕它的領袖，政府未提出證據，民盟應有自由的機會。可以證明他無意去除貪污或容納對國民政府獨裁政策的和平式反對。」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十月三十日評云：「中國政府如果有援得美國的援助，就必須進行屋內大掃除。關於這一點，已講得不少了。它的答覆是取締中國唯一最大自由反對黨民主同盟。藉口是民盟幫助共黨。民盟早就請求政府公開調查這種指責，並且如果需要的話，還要進行公開審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現在也參加籲請政府給予被告依照民法公開受審的權利。

曾受過美國教育的民主同盟領袖羅隆基博士，精神上並不樂觀。這是不足為異的，因為民主同盟黨員，以前有過被秘密警察逮捕，拘禁，恐嚇和暗殺的事情。一年前，有人曾宣佈：『目前的中國，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機構，不能享受到法律的保護，也沒有多大的生存的機會。』

在中國，政府依然用軍隊來推行它的一個山東區司令宣佈日願把軍隊交給民主同盟的時候，民主同盟拒不接受。這個民主同盟大部份是由馬歇爾將軍所謂中國之希望的自由份子所組成的。今日沒有一尊大砲，該黨領袖稱：『連手槍也沒一枝。』組織該黨的人都是教授、學生、工人和商人，他們祇信任和平合法的方法。在民主同盟龐雜的組織中，有左派，也有中庸份子。其中若干因受到政府歷年的壓迫戰術而更被推向左傾。如果內中有協助共黨的份子，儘可用公正合法的方法來制止，但是取締民主同盟，就等於取締中國的民主主義。」

印第安那波利斯新聞報稱：「南京政府再度以取締其自由派反對黨民主同盟而暴露政治上的愚蠢。蔣氏之國民黨為拚死與共產黨博鬥，現正特意和中和份子疏遠，而這班中和份子一向願意參加一個代表人民的民主政府。中國中央政府統治階級的壓制和貪污，使中國轉向共產主義，更甚於克蘭姆林議程中的一切努力，這種情形使美國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美國對於非共產的中國，現同民主的西歐一樣重要情形之下，美國對華的反共援助說不定會把我們的金錢與軍火投諸溝渠。在另一方面，美國的世界政策，嚴厲要求一種行動，能及時防止遠東的混亂和共產主義，繼續遲緩將軍以國務卿的地位特使的資格，在中國直接考察局勢，他的報告，於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的因素之一，就是官方對遲遲未能履行，共主要的反應。南京方面如果不改變其目前的行為，究竟如何，美國無從採取一種決定的，合作的官方對策，此事之默無重示，說明了此中不可避免的危險」。

紀念十月革命節 倫敦舉行展覽會

〔塔斯社倫敦二日電〕蘇聯駐英大使，昨天在此間英蘇友好大廈主持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三十週年的展覽會開幕典禮。被邀請的來賓中，有捷克斯拉伐克大使，中國大使，墨西哥大使和外交團其他人員。來賓中並有英國國會議員，各職工會和各社會團體的代表，蘇聯大使館的館員，和設在倫敦的蘇聯各機關重要官員，以及英蘇協會的領導人士，新聞記者等。

美議員周以德 談援華問題

〔聯合社南京三日電〕美衆議員周以德今日在此間記者招待會宣稱：美國對華政策猶預不決，非但有害中美兩國，抑且有害於蘇聯，日本及朝鮮。美政府務須立即公布魏德邁將軍援華建議，否則徒滋一般人士揣測，局勢惡化，莫此為甚。中國政府最近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但被捕人士應予立即審訊。證據如不公開，全世界各地或將發生不利中國之宣傳。

〔中央社南京三日電〕代表美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來遠東調查之周以德，今日下午五時由外交部凌司長其翰，陪赴主席官邸，主席及夫人五時十分，接見周氏暢談甚久。

對朝鮮問題 印提修正案

〔合衆社紐約二日電〕據悉印代表團將向聯大政委會建議朝鮮之選舉應於二月十五日前在有直接監視權之聯合國代表團監視之下舉行，按美國之建議為在三月三十一日前，且聯合國代表團僅為顧問性質。印度將建議一切選舉細則，由美蘇商定，印代表團之代表在聯合國朝鮮代表團之指導之下成立，印度亦將建議美蘇兩軍撤退，在朝鮮政府成立後之九十日內撤退。

鄭州開重大軍事會議
榆林有惡戰．瀋錦段又斷

〔合衆社南京三日電〕此間三日悉：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將軍在鄭州召開重大軍事會議商討皖鄂豫三省之全盤剿共事宜，此項會議緊接蔣主席上週在牯嶺所召集之一連串會議，王耀武將軍據稱亦出席鄭州會議。討論主題之一傳係將鄭州綏靖司令部改組為國府主席鄭州行轅，而由衛立煌出任主任重職。衛將軍甫自美國考察歸來，戰前在鄂皖剿共，頗著勳勞，皖省特更一縣名為立煌縣以誌其思，立煌今在共軍手中，四川三代表抵京，籲請政府遣重兵入川，以遏省共軍勢力之發展。

〔合衆社北平三日電〕據中國報界三日報告，孫連仲將軍宣佈，國軍已向石家莊急援，石保綫防守並不週密，孫氏接獲報告稱：陳毅之山東部隊已入冀中助戰，然尚未發生遭遇戰，孫將軍稱東北國軍局勢已大為好轉，並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已赴南京向中樞請求向華北撥發更多之供應品。

〔中央社榆林二日電〕共匪一日晨日猛攻北城及東城，經守軍奮勇堵擊，終未得逞，刻仍在激戰中。又凌宵塔及三義廟東側關帝樑現仍在我軍手中，屹然無恙。

〔聯合社南京三日電〕榆林今日來電稱：此間今日發生惡戰，共軍利用雲梯更番攻城十次之多，均被守軍擊退。同時，瀋陽來電稱：共軍再度破壞瀋陽錦州間鐵路交通，東北戰事已成拉鋸式，雙方未獲決定性勝利。長春西南共軍兩師萬餘人現遭國軍包圍。吉林爭奪戰已歷十八日，並無重大進展。政府飛機出動轟炸結果，斃共二萬。

〔中央社瀋陽二日電〕北寧路瀋錦段又告中斷，昨晚七時，匪第七縱隊及遼東蒙軍第一師，自新民西北之王三戶屯分向白旗堡大虎山間集中主力竄犯，路軌橋樑破壞多處。

〔聯合社北平三日電〕吉林一帶國軍陣地，雖續遭共軍攻擊，仍堅不動搖。自瀋陽出發之機械化部隊，已兼程赴援，並有强大之轟炸機隊，自中國本部基地抵達東北，參加作戰，因此國軍方面已充滿樂觀氣象，局勢在最近期間當有重大進步。

鵝牌
麻紗汗衫 凉爽細潔
棉毛衫 柔軟舒適
衛生衫 絨厚暖熱
五和織造廠出品

金城銀行
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二〇四〇〇

鐘牌414毛巾
一經試用 保證滿意
中國華泉製造公司出品

美國人民抗議反動
社會名流及進步人士，一致展開
取消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運動

〔塔斯社紐約一日電〕昨天，在華盛頓，又有一羣著名的作家，批評家等人採取聯合行動，抗議衆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繼力侵犯人民自由。十月二十八日，紐約市教育局打消了禁止各公立學校在課後時間舉行由共產黨或美國民主青年會所主持的會議的提案。十月二十七日美國進步公民組織主席金頓姆和黑人領袖羅伯森，曾在喬治亞城對兩千羣衆演說。

〔塔斯社紐約一日電〕「華盛頓郵報」批評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稱：「國務院想使國際了解美國理想的努力，是否因為最近所厲行的蔑視人民權利的行動而提高了，這是很成疑問的……調查電影從業員的個人政治意見，似乎尤其是反常的。」

同時，進步勢力繼續展開取消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運動。在「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主持之下，五十位紐約劇場演員，作家，導演所組成的代表團，已於今日抵華盛頓，示威性地出席聽審，并與國會議員會談。

十月二十九日午夜，另有一批紐約著名的戲劇工作者，包括作家加爾遜，卡寧，愛文薦，抵達華盛頓，並且將在抗議的羣衆大會上發表演說。

加里福尼亞的進步報紙「人民世界」報導：加里福尼亞擁護華萊士的民主黨人委員會，曾致書杜魯門，要求他立即阻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可恥地而且危險地剝削美國人民權利的行動。」

美國援希眞面目
建築軍事戰略地點
直接參加希臘內戰

〔塔斯社羅馬一日電〕「眞理報」記者訊：義大利報界盛傳：美國人正在希臘建築軍事防禦工事和道路。此項建築，主要在戰略地點進行，尤其是在塞索斯島，科孚島，克里特島，彼爾尼塞斯半島上。美國人已將塞索斯島變為擁有地下飛機場的軍事基地，以「保護」達達尼爾海峽。在希臘北部，美國人迄今只限於建築軍用道路。

美國工業與金融的代理人，正在收購希臘各工業機關的全部或大部份的股票。股票的新持票人故意延宕復興或重建希臘的主要工業。他們的目的是使希臘生產農產品，包括美國工廠進一步所需用的原料在內。

〔塔斯社一日電〕「支加哥日報」記者雅典通訊稱：希臘總理索甲里斯接見該記者時說：希臘軍不久即將向游擊隊發動攻勢，美國軍官將担任軍事顧問。索甲里斯又說，一批美國的聯絡軍官，可能配置到若干希臘軍的部隊裏去。

〔塔斯社羅馬二日電〕希臘民主軍最高司令部的部隊，在盆那爾卡附近，在波里卡斯坦諾斯地區，在伏諾地段，克萊普西奧山一帶，進攻政府軍。十月二十七日，該部隊在佛羅里那地段，發動連續的戰鬥。

戲劇實驗學校 將舉行晚會

市立戲劇實驗學校，於本週六，日兩天（八日九日）下午七時，於該校舉行戲劇晚會，參加演出之節目異常精彩，計有白楊、李健吾、趙丹之「詩歌朗誦」。陶金、章曼蘋、石揮之「相罵」。黃宗英之「故事表演」。上官雲珠之「蘇聯獨唱」。金素雯、大衛之「劍舞」。何銳如之「人面桃花」。金素琴、高百歲之「武松與潘金蓮」。呂君樵、李瑞來、林鵬程、何銳如、于宗琨、曹駿麟、陳鵬林、呂君武、藍馬、唐遺之等。

「果戈里」號 今晚或明晨抵滬

〔本報訊〕蘇聯郵船「果戈里」號自上月載送第三批蘇僑返國後，現已在返滬途中，據記者向有關方面獲悉，該船可於今晚或明晨抵埠。至於第四批蘇僑在十月革命節前上船或在十月革命節後上船，則尚無確實消息。

大連暫停開放 江海關昨發佈告

〔中央社本市訊〕據江海關三日發表消息稱：奉行政院令：大連港口暫停開放。外輪欲駛入大連者，必先由外交途徑，經政院特許始得駛入，查大連港口，因海關尚未恢復，迄未開放。所有外國商船，非經政府特許，不得駛入該港口，仰即布告週知云云。

自來水電話 又要求提高價格
電費勸價當局表示不准追收

〔大公社訊〕本市自來水公司，於九月份整售價後，現又因收支不敷，虧損過鉅，要求本月份准予加價，電話公司亦復向公用局提請按月調整電話費，昨據趙局長曾珏語記者稱：生活指數提高，煤價又漲四成，依照原有規定，凡物價上漲百分之十以上，公用事業售價應予調整，物價若下落百分之十以上亦當減價，現本局正審核自來水電話各公司之賬目，待審核後再作決定。又除自來水電話要求加價外，其他各公用事業公司亦均已向公用局提出加價之要求。

〔大公社訊〕市參議會此次大會，已通過公用事業調整新價，應自公佈日起計算，各公司應即停止追收，全市六大電力公司特於昨日上午推派代表前往公用局向趙局長表示：參會決議自當遵辦，實難遵辦，玆據趙局長向記者談稱：參會決議自當遵辦，但當請經濟部將追收命令予以取消，然後始可執行，電力公司於此次調整售價時，估計可以全月份收足，藉以彌補虧損，現不准追收後祇能收取三分之一之新電費，則恐難以維持。

復興公園菊花會 八日起展覽

〔本報訊〕市工務局舉辦本年度菊花展覽會，於本月八日起至十六日止在復興公園舉行，展覽名種達三萬餘盆，並定於七日下午舉行預展招待各界。該局園場管理處為佈置會場，定於四日至六日，停止開放三天。

病人統計 防疫委會發表

〔本報訊〕市防疫委員會發表三十六年度一月至十月法定傳染病統計表，疫例十種，共計患者三千七百餘人，死八二五人。分列如下：霍亂五三人，死六人。天花一九一七人，死三七六人。斑疹傷寒五人，死一人。鼠疫無。赤痢一六一人，死三七人。白喉五六一人，死七四人。猩紅熱六〇人，死四人。流行性腦膜炎六三〇人，死一八四人。回歸熱二人。傷寒三七六人，死一四三人。

本市簡訊

★上海電信局於本市中山南路五十九號添設分營業處一所，於本月一日開始營業。

★自費留學結匯辦法，國行已奉到政院制定辦法，擬於日內通知指定銀行執行。

★孫立人偕美軍顧問團員七人，為訓練新軍事宜，於三日晨由滬乘機飛台。

★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周以德來滬，逗留三日後，已於昨晨九時與美大使司徒雷登同機飛京，周氏並同日晉謁蔣主席辭行。周氏留京一日，將於今日再行來滬，明日乘機飛美，今晚由陳納德將軍設宴招待。

★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將軍定四日晨離滬晉京。

馬歇爾計劃的初步
—一周國際述評—
蔡齊林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計劃將交予十一月十七日召開之特別議會，並將徹底援助歐洲困難國家。合衆電並稱為「一長期計劃業已完成」。據非官方記錄，第一次透露此乃官方估計，馬歇爾計劃之總額為一百六十億元至二百億元，分四年付款。

與此同時，美國務部代表在日內瓦宣布，「日內瓦國際貿易會議業已完成談判，將於三十日簽訂最後條約。該文告稱：該次協定包括四萬五千項目，涉及此一集團中各國三分之二之貿易問題，因此該條約代表歷來從事劃除貿易壁壘範圍最廣大之行動。」（合衆二十九日）美國代表白朗宣稱：「二十三國所訂一百種協定將於三十日簽字。此種協會對於挽救國外美金恐慌將立見功效」，並當視為馬歇爾援歐計劃之初步。（聯合二十五日）華盛頓方面電訊，「杜魯門讚美日內瓦國際貿易會議二十三國成立多邊協定，認為係國際經濟關係史上之紀程碑」。又據日內瓦消息，同時與美訂立關稅協定者為澳洲，紐西蘭，南非，法國，印度與比荷盧及盧森堡等國。另訂關稅協定者為：一、比荷盧與巴西，加拿大，古巴，捷克，法國，印度，紐西蘭及英國。二、澳洲與比荷盧，中國，巴西與南非及英國。三、捷克，法國及印度。四、法國與印度，紐西蘭及英國。五、印度與紐西蘭及英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之其他國家尚有巴基斯坦，挪威，緬甸，錫蘭，南羅德西亞與黎巴嫩，敍利亞關稅同盟。

這無疑是金元外交的一項重大收穫。美國已經把二十三國結成金元活動的網。從此以後，金元將像一隻蜘蛛一樣，雄據在這網的中央，以盡情獵取。同時，這二十三國已經是美元的天下了，從此一個美元投入這個網中間，可以毫無阻礙地在這個「天下」轉動；成本輕而易見效快的確替馬歇爾援歐計劃鋪平了道路。

可是參加各國對於金元的依賴性也增加了。因為各國的貿易壁壘既被金元所摧毀以後，今後除了聽命於金元的指揮以外，各國在經濟上的獨立主權也隨着貿易壁壘而被摧毀了。杜魯門稱之「國際經濟關係史之紀程碑」，是對的；但稱之為「金元霸權史上之紀程碑」似乎更恰當些。因此，馬歇爾援歐計劃可以稱為擴張金元霸權的計劃，也不會有錯的。

對日和約問題

中國王外長一日晨於記者招待會答覆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大體上涉及日前國際上的重要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對日和約與朝鮮獨立問題。

關於對日和約起草會議何時可以召開一問題，王外長「坦白說，我現在還不能推斷，中國當在等待美蘇兩方對於中國提議之最後答覆」。「美國主張由十一國起草和約，須有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即可。蘇聯主張由中美英蘇四國起草和約，須全體同意，且均有否決權。我提議由十一國起草，不僅限於四國，但表決多數中須包括四強，有一國不贊成即不成立」。

這看來似是一個程序問題，其實本質上却是一個組織和平的基本原則問題。今天美國急於要對日訂立和約，而且企圖撤開以前歷次三巨頭會議以及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決議，而利用多數以實現自己的意圖，已極明顯。日本經過美國兩年來的豢養，在美國獨佔資本的眼中，已經是够做遠東的鷹手了；所以急於要把這美國化的日本提攜上國際壇坫。假使不把這個意圖認識清楚，而貿貿然地把對日和約看作程序問題，認為只要程序問題一解決，便什麽都無問題，那是非常危險的。

日本被麥克阿瑟管理了兩年來，究竟有了些什麽改變？作為軍國主義侵略頭子的天皇依然沒有廢除，民主進步人民的政治自由權利依然受着剝奪，作為日本軍閥侵略政策的支持者的日本財閥絲毫沒有被清算，日本人民所渴望的土地改革依然未實行。誰亦知道，今日的日本不過是原來的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頭換面以後加上了一個花旗商標。誰說是片山內閣確有領導全國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誰就是受了騙，或者竟是自欺欺人。對這樣日本，怎好貿然簽訂和約，怎可以「應允其立足於國際社會」？

對日簽訂和約固然愈早愈好，但把日本徹底改造為眞正民主的日本，恐怕更是愈早愈好吧！

朝鮮獨立問題

關於朝鮮問題，王外長說，「中國認為，如美蘇或參加莫斯科協定之中美英蘇四國不能成立協定，則此一問題自可以提出聯合國大會討論。蘇主張美蘇應同時撤兵，在原則上中國自贊同；但撤兵之時間與撤兵前，如不能成立一個能維持全國秩序與代表韓國人民之政府，如撤兵之日，韓國將立即陷入無政府或內亂之狀態。故撤兵之時間與撤兵前應完成之工作，應由聯合國於徵詢四國之意見後予以決定」。

這又觸及了朝鮮民族自決權的基本問題。假使認為朝鮮民族有其自決權的話，那麽何以見得美蘇撤兵之後，朝鮮便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烏克蘭代表曼紐斯基在聯大中說：「聯合國企圖使其本身成為朝鮮人民之導師」，又反問稱，「諸君亦願此種情形發生於自己之國內否？」事實上，曼氏的指責並非毫無根據的。請看！印度代表團三十日決定正式向政治委員會提出建議，主張聯合國駐韓臨時委員會之權力，由「觀察性」擴大為「監督性」。而且是「於與英美加三國代表會晤後，取得三國原則上支持其修改之決定」的。世界上自有那些奴性十足公然為虎作倀歡迎別國「監督」的軟骨虫的。

於此益見，蘇聯主張先撤兵再舉行選舉的建議，是異常正確的。以美國為首的那些主張「監督」的代表們所害怕的，是撤兵以後所選出的政府眞正代表了朝鮮的人民，眞正實行了民主自由民族自決的政策，因此必須加以「監督」，使成立「監督」者們自己所喜歡的政府。這樣程序實施的結果，誰能担保朝鮮不成為希臘第二呢？蘇代表葛羅米柯於提議停止討論朝鮮問題時稱，「日本特務分子在朝鮮南部佔據重要職位。美代表杜爾斯所謂兩年來朝鮮獨立問題美蘇僵持結果已造成『爆炸性』局勢一節，至少就朝鮮南部而論，爆炸性局勢誠屬事實。」

由此可見，「一切『監督』或『援助』等等干涉的代名詞都是內亂之源。先『監督』選舉組織政府然後撤兵的辦法是違反朝鮮人民意志的。

法社黨與英工黨

上週述評中曾說到，法國今天的政治危機的造成，社會黨右派是不能辭其咎的。由於社會黨右派排除法共，投降反動派的錯誤政策，由於這種荒謬政策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招致了今天的政治危機，同時註定了社會黨右派本身的沒落命運。然而人民共和黨及社會黨還在「呼籲組織中心集團」，在左右兩極端派之間，樹立堅强的中間集團」。這是異常可笑的。今天法國的政局已非常明顯：還是犧牲國家主權民族利益而依靠外援呢，還是自力更生以維護主權利益？只有這兩條路；除此而外，是沒有折衷路綫的。

「政治觀察家認為，內閣在共產黨與戴高樂派兩極端間所採折衷路綫，與其管制物價及商業之經濟政策殊不相容」。（聯合三十一日）這是現實的試驗假使賴馬迪與杜皮爾之流，為了解決這問題而一味想乞靈於外援，那麼，除了和戴高樂派合流以外，沒有第二條路。然而外援畢竟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加深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最終只有被人民所唾棄。這是注定的命運，沒有絲毫勉强的。

法國的市選舉應該是足使社會黨警惕的教訓。

與法國社會黨如出一轍的是英國的工黨。

「據非官方訊，工黨在一日之市鎮選舉中失去議席六百八十五席，此對共產黨為一嚴重打擊……，此次選舉中最值得注意之事實為工黨在蘭開那等工業區遭遇重大失敗，此等區域向為有力之工黨選區在一九四五年之普選中曾使邱吉爾之保守黨失却政權」（倫敦二日廣播）雖然廣播中稱：「若謂保守黨在此時之重大勝利將立即影響工黨政府之前途，實屬言之過早」，但早期快報，星期電訊及星期紀事報已經興高采烈了。至少可以說，工黨在人民中的聲望的確是一落千丈，大不如前；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工黨在這次市選中所獲的教訓實與法國社會黨一樣的。而且從此也可以看出，僞裝的社會主義者的前途也不會有什麽兩樣的。

海上　陳家雄

海鳥

盤繞在桅頂的海鳥們，飛掠千里！

一樣是鳥，一樣通體雪白的鵝，却戀戀於主人家一間小棚，一簇淺檯。一想起這些挺肚闊步的紳士們，卑鄙得令人好笑！

飛掠千里的海鳥們，一樣是人，我却今天來到海上，作你們的伴了！

波浪

在我船的四圍，有跳躍的波浪，有歌唱的波浪，有伸張臂膀向我擁抱的波浪，有爭先恐後向我迎來的波浪，有拍手的波浪，有低笑的波浪，有捲白花的波浪……

初見呀，神交已久的朋友們！今天，我終於到你們中間來了！我接受你們粗野的擁抱，接受你們粗野的吻，接受你們踏過我的胸……初見的朋友們，雖然是初見，我們却是相互神交已久了！

（從此，我活着和你們一起奔走，歡唱，死了就和你們一起埋葬！）

帆

隨着桅頂紅旗所指的方向，隨着風吹的方向，帶我向前面去，帶我向前面去！

我伴你，你伴我，親愛的帆，你所企求的是風浪的滋味，我所嚮往的也是風浪的滋味！親愛的帆，我們現在在一隻船上，你拉着我，我牽着你！

向前面去呀，親愛的帆；越離開岸的平靜越也好，越經受更大的暴風波濤越好！因爲，勇敢的人都喜歡危險，歷艱，我勇敢的帆呀！

論優越感　華紹揚

四十年代的克里姆·薩姆金是俄國大革命時期一個典型的智識份子，他曾經對他自己想：「你不相信任何事物，但是你爲什麼不信呢？你不敢相信，因爲害怕，你曾經嘲笑一切，而你曾經拋棄了信仰，又徒然活着，破敗得好像乞丐底乞丐。」

作爲一個已經覺醒了的智識份子，處在那樣的時代，對風暴將來的前夜的煩悶，薩姆金是煩悶的，但煩悶得那樣「智識份子化」，他詛咒着那些「高貴」的享樂者，詛咒着愚昧的人民，愚昧的資本家——但祇止乎煩悶罷了，他憐憫着自己地想：「事情的眞諦是：我不能在生活中發見可以吸引住我底全人格的一點。這是賦異常而有多樣才能的人們的一個特點，但也許是予現實的打擊被粉碎了的人的特點。」

他煩悶，他厭惡並憎惡每一個人，他想否認一切信仰，擺脫它，因爲他是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處在超然的地位，企圖「冷靜地」來看一切事物，觀察每一個人，因爲他具有着智識份子的優越感，他自以爲是優秀的，淩駕於一切的，他用他的智識作爲武器，也否定了工人和農民，也否定了貴族和資本家，他以爲他們都是愚蠢的，庸俗的，祇有他才站在「鶴立雞群」的高處（薩姆金引比士比亞語），超然物外似的俯視人間的紛爭，而後冷笑，洞察一切鬥爭。不，正像我們在現實社會中所看到的許多「超然」份子一樣，他們必然會和薩姆金一樣，受不起社會打擊和考驗，受到實際的考驗，固然會把懸空着的圓腳放到地面來，認識了現實底眞相，而假如他的優越感一天不消滅，便一天不會眞正懂得鬥爭，而且必然動搖，妥協，倒向維護不合理的現實者一方面去，翻翻歷史，這種倒是不勝舉的。

而且中國的智識份子，他們的優越感又自有他們特殊的根源在，理由於士大夫自古以來一直站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得意的時候固然可以儒家的身份輔佐宗廟，參預政治，等到即使站在衛道者的立場，也不爲主子所容的時候，於是以道家的身份出現，所謂「清靜無爲」了，他們自鳴清高，不與濁流爲伍，他們在朝的時候固然以天下興亡爲一己職志，在野的時候又何嘗不透過輕蔑的眼光看世界呢？他們永遠認爲自己是優越的，既可以下啟民衆，又可以上輔天子，一方面以教民兵苦爲辭，一方面却也站在幫閒的立場，行着幫閒之實。

我們現在正也可以碰到許許多多人，他們煩悶，因爲他們不相信任何事物，他們不敢相信任何人，他們浮面的主觀，祇是憑着他們的優越感，蔑視，無視於一切鬥爭，一切世界上的人和物，也因此縱使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却與現實世界隔絕，縱使爲罪惡憤慨，爲受難悲痛，但憤怒既是懸空的，書齋式的，的悲痛也永遠只是淡淡的哀愁而已，因爲他們有他們高高在上的「身份」，他們並不想和人民一起從地上爬起來，祇是把自己看作「英雄」，看作救世救民的「眞命天子」，而把人民「拉」起來而已。

離開人民而向人民擺着「救星」的優越者的姿態，不過說明了他的虛空與脆弱，和觀念的淺薄而已。

鵝籠（五）　袁珂

熬過一整天鬧嚷的士紳們，飽食之後，已漸感困倦，閑伏在泥地上，準備睡覺了。兩隻小鵝却又照例的睜着古怪鵝聊天——

「伯伯，你講我們鵝類的祖先，怎樣在天空飛行的故事吧。」

「睡覺吧，孩子，伯伯今天身體不好。」

「他們搞痛了你嗎？伯伯？」

「唔，是的——睡吧。」古怪鵝一點也沒有心緒地。

「他們搞得多厲害呀，像是搞牛大的氣力，幹麽不打破這籠子呢？」

「呵，」古怪鵝訝異的張大了他的眼睛：「小孩子，你願意這籠子打破？」

「願意得很呵，伯伯，打破了籠子，就可以逃跑出去了。」

「出去到那裏呢？」

「到那湖泊去，把翅膀養起來，飛上天！」

「呵，好呀，我的小姪兒……」古怪鵝感動得暗暗流了淚。用他的嘴箝子親熱地剔着兩隻小鵝柔嫩的毛衣。

正當這時，遠遠地，傳來了兩聲杠杠的絕命的哀號，慘烈到了極點，那似乎是出於割破了喉管的鵝類所發的絕叫，第一次進入到鵝們的耳鼓膜裏。——在先，屠戶殺鵝，每每爲了趕夜市，大抵在白天，正當鵝們在溪畔優遊的時候，所以誰也不曾聽得這慘慟的聲音。現在則因爲屠戶改變方式，規定每天夜晚殺一隻鵝，殺一隻賣一隻，到殺光爲止，再買新鵝以供屠宰，省却許多飼料和無謂的擔憂：例如被盜或給黃鼠狼做點心之類；所以這悽慘的絕叫到底被鵝籠裏正要入睡的鵝們聽見，而且不能不有點悚然了。

「伯伯，這是什麽聲音？」兩隻小鵝問，恐怖地豎立起他們的頭。

「什麽？什麽？」瞌睡的士紳們也都睜開了他們的眼睛，互相問道。

「先生們，」古怪鵝悲愴的說：「大屠殺開始了，這是第一個同伴的絕命的呼號呵！」

「就今晚飯時被提出去的那位先生麽？」一位士紳問，小心地。

「是呀，就是他呀！」古怪鵝答。

「那末，事體並不那麼嚴重了，」這位士紳帶着慰安的口吻說：「他原是早就該死的！」

「平心而論：他搞得多厲害呵！」另一位紳士附同地發表了他的高見，接着是一聲輕微的嘆氣，以表示天理實在是很公平的。

「呵，先生們，」古怪鵝睜大了他的眼，喊道：「你們說的是什麼呀？明天還流血的慘劇，說不定就要輪到你或我了！」

「然而終歸還『說不定』呢，」一位士紳悠徐地說，「十多隻鵝中，輪端就輪到了我麽？」別的鵝都很以爲然，暗暗地佩服這位先生設想的聰明。

「十多隻鵝，一天殺一隻，十多天也就殺完了，我們還有什麼可高興的呢？」

牧者　劉桃

榆樹林在中午的陽光裏照成一片胭脂也似深紅。暗的地方是紫色，有幾棵白楊和鷄爪楓，它們的幹枝彷彿臃腫的腿，自而斑剝地緊靠在那裏。劇村落去，越過長滿豆楷和野薑的草徑，一種沉悶的類暮的氣息，正在蠟站們翅膀上旁，叨地吐訴。在小河盡頭，一叢黃得發怒的向日葵，似同幾個巨人並站着在窺望。小河的秋潮倒灌，淹沒了近岸的荳田。幾莖蘆葦尖插在水裏。

我聽見幾聲斷續的蘆笛聲。遠遠地，起初以爲那是村裏誰家婦女唧。循着這個聲音，我用手杖撥着草徑走去，轉過一個長滿苦苜合的野坟上，有一對祖孫的山羊，在那裏一邊叫一邊吃草。那麽零落的生着些蒲公英，近河水的地方一口冒出泥土的棺材張開一張醜惡的口。……

在一棵偃倒水面的白皮榆上，一個生着南瓜樣的頭顱的老者，一隻腳是吊在水裏，而他倚在一個斜枝上，是那樣悠閒地吹着蘆笛。他正在好玩地用另外一張蘆葉，將喇叭裏起來。他穿着一身破舊的軍服，兩隻瘦曲的粗糙的手是那樣忙碌地，彷彿作一件正經的工作。

我說：「喂，」我稱呼他老阿叔。「我走錯了路，到村去該從哪一面繞轉彎呵？」

我知道問着了一位聾子。那牧羊人是那樣的天眞，驟然他看見了我，回過臉來，我才全部看清楚他：他的嘴癟了，他是一個麻子，一向在太陽裏晒着的緣故，纖黃的皮色將麻點掩蓋。就是這一個特徵，使我依稀想起，我也好像在哪裏看見過他。我立定了，預備走到坟堆上去，眺望那荳田間的小徑，怎麽樣才通得到村裏。老者用一種奸細似的眼光，看見我轉身去時，停止了手內的工作，他口齒不關風的說：「您先生是到村中去找什麽人家哪？」

我說：「六七個年頭不來這裏了——不是收租稻，我是看一看我家看管坟屋的鄒四哪。」我知道牧羊人不是全聾，不過說得故意大聲一點。

「死光了，人哪，總算還有一條草繩可以上上樑哪。」他故裝得快樂地，縮起了吊在水裏的腳。臨時有一種沉思，通過他臉上。他似現在也發現了我，對我上下打量了半餉，手要說話，一張嘴動了一陣，逐漸地，又被了一種困苦所圍繞，低下頭來。「那麽——」我說：「我是白鄉一起了，鄒四嫡第二個兒子不是成家了嗎？」「他是當兵又種田啦，叫做一身兩職，因爲女人養孩子時血崩送了命，他就——三間茅棚一賣，鷩醒佣鐵打了釘啦……補什麽田，算了吧，就是你，你也要在種田人頭上搜刮的呀；……一個人總好想法，什麽都做，只要做，畜生，畜生比人快樂，如壓，爲什麽想不穿！……」

他說話完全像茶坊酒肆內不負責任高談闊論的樣子，東家長，西家短。最後，他突然怔怔地瞧着我說：「你就是范倫叔的堂姪嗎？」我於是才恍然想起，那牧羊人原來就是鄒四嫡家做長工的橘皮老五，那辰光他們喚他做「皺皮郎」，喝喝酒，自己也是很勤儉的，自己也開墾了一塊荒田，後來那年他去當兵了之後，兩三年內沒有誰說起過他，重新出現是不久的事。

我回身指着那兩匹羊道：「你就變那兩匹羊嗎？」「還是替人家照管的。」

「兩條也好，一條也好，全都在這裏啦——多了的人恐沒有我也好……這也算是一個大蓋葉吧，蝗潮汛退的時候，我下河去摸些蝦蟹，一輩子堅吃人家飯，一輩子受活罪……」我說：「你倒像一個皇帝」，其實我這話一半兒得的是讚美。

「什麽！」他要爭論一般，因爲說得太聲動了，幾乎將手內蘆葉喇叭落下水去。「我要做皇帝？」我看着他覺得很好笑，他覺察出我這話完全是讚美的意思，他從樹幹上立起來，一種洒脫而且粗擴的舉動，他跳上了泥濘的河岸。他眞像再又回復到原始，兩手遮在眉上眺望太陽，太陽已有歪西的樣子。他自言自語說：「是時候了，畜生！」他大喝一聲，看見那在坟頂上嚼草的山羊，一面叫着，另一西是伸頸哀哀叫着，完了了繩上的杆椿，[illegible]

北方文叢　周而復主編　第二輯

洋鐵桶的故事（長篇）　柯藍著
李有才板話（中篇）　趙樹理著
茅山下（中篇）　東平著
高原短曲（短篇）　周而復著
劉巧團圓（說書）　韓起祥著
潞安風物（報告）　吳伯簫著
荷花淀（散文）　孫犁著
王貴與李香香（長詩）　李季著
三打祝家莊（平劇）　任桂林著
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文）　艾青著

·文藝理論叢書·
論中國文藝革命　瞿秋白著
論文學中的人民性　蘇·戈爾巴托夫等　周揚譯
生活與美學　俄·車爾尼雪夫斯基　周揚譯
論人民的文藝　馮乃超著

·萬人叢書·
中國問題淺釋（政治）　胡繩
新文藝運動簡史（文史）　馮乃超
創作的修養（文理）　周鋼鳴
南方人物誌（報告）　夏衍
臧大咬子傳（報告）　廬海
歸來人（散文）　舒霍
巾幗英雄傳（報告）　白朗
小城三月（小說）　蕭紅
駝手頌（詩集）　艾青等
北望樓雜文（雜文）　周而復

徵求基本讀者
一、甲種十萬元，乙種五萬元。
二、本版及總經售書一律七折優待，外版八折。
三、贈精印「北方圖片選輯」一冊。
四、存款先寄通知，平寄由本店負擔郵費。
五、不限多少，時間，仍爲基本讀者。
六、匯款由本外埠各地銀行郵局匯寄本店。
七、……
八、……即日起徵求，……月底截止。
九、代辦香港南洋書刊。
同業批發　折扣從優
海洋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

本社新貢獻
普希金名著
驛站長　水夫譯　一萬元
村姑小姐　磊然譯　一萬二
暴風雪　梁香譯　一萬元
中俄文對照

本社新書
史大林傳略
編著者　亞歷山大洛夫　克魯什可夫　莫察洛夫　迦拉克季奧諾夫　米丁　波斯裴洛夫
翻譯者　唯眞

到目前爲止，在所有一切已經出版的論述史大林一生事業的書籍中，這可算是這方面最最完善的一部著作。編著者都是蘇聯學術界的權威。取材的時間一直到反法西斯衛國戰爭結束之後最近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新選舉時爲止。作爲一個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軍略家的偉大天才史大林的形象在本書簡潔精煉的文字中得到了最完整和正確的體現。

全書用重磅道林紙精印　並附有精美插圖十四幅　定價二萬五千元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第七十四期

這是灰土，蒼蠅的世界　田禾

——我的周身全是灰土，灰土，灰土……——魯迅——

要不是早瑩桌上，放着一盆塗着紅綠彩色的方糕，我也無法記起，已經是重陽節了。

這是不能歸罪於我季節感的遲鈍的；因爲病，我請假到家裏，已經近一個月了。回來的時候，我穿的一套淺色的單衣服，現在也還在穿着，並不曾加什麽，然而也並不覺得冷；而蒼蠅，又在溫暖的陽光裏，到處在飛舞，……

然而，終究是「重陽」了：日曆上又明明寫着的，——我不會插了黃菊花，到高山上去避禍。因爲病雖然已經在好起來，但剛才驗過了血液，檢驗書上清楚的寫着還有殘餘的病菌正潛伏在血液裏，可見，要避「禍」，也祇能借重醫生和藥品的。

幸而，我住着的是間並不高的小樓，這樣，我也可以勉强自慰了。

但小樓裏，又偏有飛舞着的蒼蠅，空間裏又夾着混濁的灰土。——這些，全是從靠街的窗子裏進來的：

窗外是一條小街，但除了一家賣油醬紙煙的雜貨店，和一個熟水灶，一個燒餅攤，餘下的怕全是住家了。

據說，里弄的多少，是足以表徵人口的稠密與否的：而這小街的里弄，便多得如老樹幹上的杈枝，里弄的進出口，又大都有幾個簡陋的毛坑，這也許正可以說明：這裏是交通的孔道吧。——這說法是「查有實據」的：如果不是人口稠密的緣故，則又那裏會有許多從人家傾倒出來的灰土，在街上或者小弄裏的屋與屋之間的空隙裏，到處積着堆呢！

蒼蠅，就在這些坑廁與灰土裏潛伏着，而候偏氣又這樣溫暖。

到底是古九月的天氣了。雖然，手裏沒有古九月應有的氣候溫度的記錄，但想到詩人「九月寒衣未剪裁，一家都在西風裏。」的說法，窗外也就至少該刮着冷風。——然而，現在我還穿着一套單薄的衣服，而并不覺到冷，在這已經是「初冬」的季節裏。

今年的天氣，確乎是熱得反常。也正因爲在反常的氣候裏，蒼蠅也反常的在活躍。……刮着一陣風的時候，灰土，便在空氣的裏飛揚起來；小街上，便立時變得很灰黯了。蒼蠅，也被風襲擊着，「閩然！」一齊從它們高踞着的領土上，飛起來，營營在灰色的空間裏，營營不息地飛舞、叫喧，……像是十分忙碌，但等着風過了以後，又漸漸地平靜下去，回到它們原有的污穢的領土上去；間或也有幾只，飛進了人們的屋子。

蒼蠅的樣子，有時也確像煞非常「英雄」的：像在灰土裏營營地飛舞打轉時的陣容；有時，高踞在人家的桌子上舞弄着兩隻前腳，抹抹臉，似乎在磨拳擦掌。樣子看來也就很「威武」的。但終不住手腳輕一擦，又嚶嚶然唱着調子，一溜地飛了去，隨溜還要留下一點黑色的蠅矢。——這大概就是這些威武的「英雄」溜逃後，剩下的無法掩沒的「行狀」了。

過幾天，我從市上配了一些藥水回來，走近這小街的時候，遇到了一位朋友，他是剛從醫生那裏診治了正在患着的眼病回來，打這裏走回他讀書的學校去。於是，我們開始走着，扯談。

這位朋友，正在一個高等學府裏受高等教育，因此，他的說話也有些高等的幽默感。

他忽然問起我：「知道不知道，最近有位貴人的太太——應該說是夫人吧，帶着一行隨員，路過本邑的事情嗎？」

我，因爲病着，一直躺在家裏，懶得走出門，又看不到報紙，對於外面有些什麽事，自然是無從知悉。何況，太街上又平靜得一如往昔，找不出絲毫波動過的痕跡。

「然而這事情，是曾經騷動本邑的。」他壓着聲音很有勁：「因爲恐怕這位夫人道過本邑的時候，或者會想到順便看看本邑的風景的緣故，因此從車站下來必經的道路大加整頓了；

「市街上，警察很多在忙碌地打轉，叫喧着，命令人們打掃街道；甚至連牆壁上的招貼紙，牆根上『五淋自濁』的廣告也洗淨了。——我很高興：在街道上可以眼睛清淨幾天了。不想沒多時，又貼滿了紅綠的標語。我也懶得去瞧，究竟是寫了些什麽。

「本來崎嶇不平得久了的汽車公路，也在加速的修補——工作的速度是驚人的，竟傳染到我們學校裏；因爲，這位夫人是熱心教育的，汽車假使會路過，也許不免要來觀察。「於是，……」那忙亂與叫喧，……」他指着灰色的空間：「原來這時，天又刮了風，灰土又在飛舞了。蒼蠅和他忙地用手巾掩着眼。他忽又說下去：「但是，這位夫人路過這裏，又匆忙的趕向目的地去了。並沒有停留片刻。「忙亂，是落了空的，全然沒有遂得貴人們的「青睞」，……」他大概還要講下去的。但風，偏又刮得很大，大約是他怕灰土吹進了他的眼睛，用手巾的尾掩着面，拚沉重的「再會！」很快的匆匆道聲走向前去了。

灰土飛揚得使人顋唔，蒼蠅偏又不斷的向人身上，而上亂撞，灰土變成了留在淺色的衣上，一點點的黑色。我不停的揮着手巾，趕着蒼蠅，揮着身上的灰土，

天上，密佈着灰色的雲塊，——據老年人的說法：快要變了！如果下陣雨，天就很快的會轉寒。

季節，也應該是冷的季節了。讓蒼蠅失去了反常氣候的掩護，在寒冷裏死滅。

然而，眼前，還還是灰土，蒼蠅的世界。

——四七、十、廿五。在無錫，沒有陽光的早晨裏寫

雨天　禾子水

陰沉沉的天氣，窗外，風搖撼着樹枝，吹得樹葉兒拍拍地響。

中飯後，婉小姐本想安安靜靜的看完一本小說，可是煩躁侵襲了她，無論她眠着看也好，坐着看也好，二手支着她的頭看也好，總之是個「看不進」。她順手拖過一本剛買來的書報，翻了幾頁，仍感不着興趣。這究竟什麼原故？婉小姐自己知道得很明白：每當她的「打牌」的癮又來了！——她的「牌癮」來的時候，她總是什麼也懶得做，更何況看書也不願意做？

她走進電話室，把話機上的號碼，迅速地撥了一陣，把話筒挪進耳邊一湊：「喂喂！喂喂！」對方却無人回答，可是她又撥了一陣，仍聽不到回答，於是她生氣地把話筒重重一掛，心下却依舊在打算着：「離這打不通電話，就算了嗎！寫一張條子，去請她們也不是一樣。」想着，便抽出一張潔白的洋信牋，用自來水筆寫了，一面又喚着：

「阿青！阿青！」

阿青是個十三四歲的小丫頭，在半年前由她的媽媽帶着她和九歲的弟弟，跟着大羣的難民，逃來上海。不上一日，她的媽媽便無可奈何了，以二萬元——三斗白米的代價，把她賣進楊公館裏，服侍婉小姐，她的弟弟病了。便丟下工作，跑進房來。

「把條子送到洪公館，請鴛小姐來打牌，快去！快去！」阿青出去後，婉小姐又吩咐隨媽擺好「戰場」，但心下總而又想起：「阿青走得太慢了，再打個電話去吧！」

阿青三步當作二步，在馬路上奔跑，剛走到洪公館門口，管門的老頭子用手一擱，她便站在旁邊。一輛亮光光的黑汽車緩緩地出來，車中坐着的正是鴛小姐，她大聲叫了二聲，汽車才又在門口停下來，她把紙條送上去，鴛小姐接了一看，便微微笑，說：「這樣心急做啥，你回去吧，我正是上你們公館裏來的。」鴛小姐用手一擺，汽車便一溜而煙地走了，阿青在後面目送着它遠去。

陰沉沉的大氣，然後下了雨點，阿青看看急走，約摸走過十多間店面，雨點却越來越大了，她深怕會越多了衣服，回去又沒有替換的，便避在一家百貨商店的簷下，看看雨勢越來越兇了，不但沒有數的人力車都在馬路上反而越來越多了，也只有更住三輪車的行人，還時微地打着傘的，忙亂着，叫着：汽車的「叭—叭—叭」……

一輛汽車從她身旁疾馳而過，她的車輪濺起一股水，來不及避，水點立刻濺滿了她的全身，連臉孔都來不及避開，待得她走了，阿青才想起：「不回去呢，再走罷」，便冒着雨，走過兩條街，踏進楊公館，渾身已濕透了。她走進一間房裏，只見婉小姐、鴛小姐都坐好了，隨媽和婉小姐的母親，各據一方，戰爭已經開始，人人都是很用心的。阿青的心裏有些怕，怕會挨罵，但又不敢多遲疑，[illegible]

沒有決議的會議錄（下）　予周

母親：「不要一講話就動氣，又沒有人說是一定要參加舞會，還樣氣憤有什麽用？我想還是想點辦法，偉民給他白天找個工作做做，托兒所兩個孩子接回來，索性請個乳媽，一面也省得可以住到學校裏去，一面我——偉民天天忙於弄飯煮菜，把意志精神和熱忱消耗在飯鍋米桶裏，未免太可惜了，不要一味怪孩子，有時候你自己也會把紅筆擲到地上去睡覺的，在這種時代那個不想免得了意氣消沉？那個不想在苦難中尋求一點安慰？雖然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最困苦的境地，然而不見得就備只有死路一條，辦法總得去想。」

父親：……「辦法，」是沒有辦法，或許你有辦法，我的辦法也無非是把希望寄託在想像裏，妄想着抓住一個意外。但是你得想想，多少人在追求這一個願望，多少人沉沒在這個空虛裏。找工作，誰不想找工作？可是正如你所說的下學期你自己的工作也就靠不住，何況找工作的人還不知幾千幾萬在等着呢？」

母親：「那末怎麽辦呢？」

父親：「怎麽辦，不怎麽辦，等着，有機會活一天算一天，實在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還不是……」

母親：（嘲笑地）「還不是，自殺吧？」

父親：「說不定也許有着這麽的一日。」

偉民：「什麽？自殺？我是不願意拿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要麽就搶，偷，殺人，放火……」

母親：「青年人不要這樣粗裏粗氣。」

偉民：「粗裏粗氣，這並不是粗裏粗氣，而是很正當很需要的要活！」

父親：（苦笑）「嘿嘿，是的，要活，僅僅爲了要活，爲了這一個簡單而正確的需要，有時候……唉，有時候不免也可以不顧全一切，不過，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偉民，我希望你能記住爸爸的一句話；目前所給予我們的一切困難和不安都是整個社會的關係，在你覺得自己的生命需要在這個社會上繼續下去的時候，你得想起其餘的人們正和你一樣的有着這一個需要，因此，你得把你的目光移向社會，移向除了你以外的一切人們，認清楚今日壓迫着人民統制着人民的魔鬼是誰，然後用你所能的力量如你需要生命一樣地給予它打擊。」

母親：「那麽……明天再說吧。」

（睡在「踏密」上的孩子哭了起來，偉民父親和母親再回頭瞧瞧，止張着小嘴的小妹妹，他憤怒的目光望着窗外黑暗的街道。小妹妹吸奶的聲音嘖嘖地響着，遠處小販的竹筒在各各地敲了，這令人迷失的夜，今天散會了，然而會議始終在明天的每一個人心中繼續）

一九四七秋夜於滬。

你要投考郵局嗎？
務請及早準備，
快入
中華郵工函授學校
初級：適於投考信差
中級：適於投考郵務佐
高級：適於投考郵務員
校址：上海武昌路四〇一號
章程：函索附郵一千元即寄